



English

下载中心

首页

网站地图

关于 IWEP

研究课题

研究人员

研究成果

数据库

出版物

媒体报道

研讨会/讲座

## 期刊文章选登

[HTTP://WWW.IWEP.ORG.CN](http://www.iwep.org.cn)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PDF全文下载\]](#)

##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张文木

**【内容提要】**历史上，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显示了五个方面的规律，这些对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们包括：维护独立统一的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对于国家崛起和强大具有根本意义；根据国家现实利益调整战略联盟，同一个主要大国达成战略认同或默契但不与之持久结盟是大国世界治理的重要经验；切忌在战略上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四面出击；国家扩展的限度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大小、多少及其地理接近程度；国家利益与实力外交是理解西方国家谈判的基本语言和常识。

**【关键词】**欧美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中国崛起；启示

**【作者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北京邮编：10008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07—0045—12

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规律，对中国的崛起是有启示的。

一 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对未来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而言，需要从欧美地缘政治力量消长历史中汲取的最具基础意义的经验教训是，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公元843年欧洲查理曼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具有欧洲大陆主体板块位势的查理曼帝国，并由此导致英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曼大帝（742—814）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并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在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首先，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曼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就埋下了先天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造成了致命性的损伤，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此后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人征服的英国以及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的法国，从腓特烈大帝威廉二世到希特勒的德国，都曾试图恢复查理曼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铁血强

人。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分道扬镳。德国后来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曼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迹，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像西方查理曼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北美大陆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疾首地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以致“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为此，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告诫美国人民：“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身为华盛顿军事秘书的汉密尔顿也曾以英国为例，深刻分析了国家统一对于美国形成强大国力的绝对必要性。他说：“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把国家的全部财力和物力用来组织海军，那么英国海军的威风决不会被人赞美。假定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威尔士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爱尔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不列颠帝国这四个组成部分由四个独立政府统辖，那么不难看出，不用多久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了。把这些事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如果它们（外国——引者注）发现我们或者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对或做错，全由统治者做主），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的、也许不够和睦的共和国或邦联，一个亲英，另一个亲法，再一个亲西班牙，也许三个国家彼此相互拆台，那么美国的形象在它们的眼中将显得多么卑贱，多么可怜！它怎么不该不仅被它们轻视，而且还遭到它们迫害呢。不用多久，这种付出重大代价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这样分裂的状态时，必然是对自己不利的。”

美国人真是不辱使命，他们不仅自身团结，捍卫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还不惜一切手段扩张美国的领土，并在扩张中主动出击，利用欧洲矛盾，粉碎欧洲列强分裂美国的企图。1812年，英国入侵美国，美国人利用拿破仑在大西洋东岸排挤英国的机会，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国并于1814年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会咨文，警告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的自由国家当做将来殖民的对象。“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

美国在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干涉的同时，自己却全力扩张领土边界：1844年美国吞并得克萨斯，1846年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强夺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国与英国发生争端，1846年双方签订条约，规定北纬49度为俄勒冈和英属加拿大的分界线，从而基本奠定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的边界；1861年美国南方要求与北方分离，美国人谨记华盛顿的告诫，以军事的手段于1865年实现国家统一；1867年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这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西岸的狭长小国扩展为东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这种大陆主体板块则是其后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物质依托。美国“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这个结果在18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世界影响力，而欧洲则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做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

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没有沿着人类历史既有的“农业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

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的轨道笔直前行，而是从中打开了通往另一条即工业全球化道路的缺口，并以此确立了欧美文明的基础。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开辟的工业全球化道路在农业全球化链条的“薄弱环节”即远离东方且又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获得突破的话，那么它则在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北美大陆获得迄今风头仍健的传承。

值得提及的是，美国在北美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是美国人自觉打出来的，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国在亚洲的这种地位则多半是从秦以后的历史继承下来的，因而是先天具有的，这与欧洲先天传承下来的破碎地缘政治状况正好相反。19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与美国人的大陆主体意识同步上升；而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及其意识总体上则在下降，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大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升且日益具有了自觉的性质。

美国大陆主体板块为其后来击垮欧洲、继而击垮苏联并最终成长为世界霸权大国奠定了基础。首先，破碎型的欧洲大陆先是为英国、继而为美国有规律地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机遇期”。我们看到，正是英国与法国的矛盾、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争夺以及英国与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的关键性的结盟和承认、获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俄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参加的《武装中立宣言》。正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英国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1803年得以从两年前还想远征北美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美国才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俄国海军的决定性支持，并在战争后不久即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正是1898年利用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了英国的中立，美国虽然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指责，但却毅然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开战，由此打开通往远东的门户；正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主战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美国才可能在后半个世纪里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政治霸权中心；最后，还是利用战略空间严重被苏联从东、北两面挤压的欧洲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美国人合纵连横，最终击败苏联并在20世纪末独步天下，成为继“日不落”大英帝国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这一切成就，都有赖于令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无可奈何的美国在北美拥有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主体板块地位，又使美国可反弹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间搞“请君入瓮”，大玩老英国的“均势”游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对此，孔华润深刻总结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

中国在20世纪初也曾受惠于“欧洲的灾难”带来的机会，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各地军阀已接近将中国完整的主体板块肢解为欧洲式的破碎型板块，但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将部署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撤回，使中国获得了化险为夷的机遇：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在国共领导下的北伐中，中国接近统一。

此后，中国面临日本有史以来的全面挑战。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亚洲大陆，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而日本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英国那种游刃有余的战略环境，正是由于亚洲有着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板块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板块——而后者更是美国文化望尘莫及的优势所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认为“必须以铁与血，拔除东亚之难局”。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国。至40年代，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并有利于其得以运用英国“均势战略”操纵亚洲大陆政治的若干个“卫星国”：中国东北地区冒出“满洲国”，华北是所谓“华北自治”，华中、华南是汪伪傀儡政权。只是后来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际打了美国——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仑在与英国战争时又发兵俄国。中美联手后，传统的并对中国今天崛起起着几乎是基础性作用的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才得以恢复。

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曼大帝，其对欧洲的贡献可比做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次于一个中国的“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屡次要



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具有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不仅承担着中国稳定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亚洲稳定的责任。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公元843年欧洲查理曼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法国在欧洲主体板块并由此导致英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美国人民牢记华盛顿的教导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也要谨记毛泽东同志“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和平，中国人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所不具有的天然传承于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在亚洲尤其在东亚的主体地位，那么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就应该做得比美国人更好。

二 国家扩张的限度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后者又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大小、多少及其与扩张国家地理接近程度：同等国力的国家对撞，距离越近，双方国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其扩张能力就越小（略）

三 合纵连横，根据国家面临的具体利益及其主次关系确定和调整战略合作对象，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认同和战略默契关系，但不与任何一个大国持久保持结盟关系，是美国成功的重要经验（略）

四 重大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略）

[收稿日期：2007-04-30]

[修回日期：2007-05-23]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推荐好友

#### 相关文章

- ▶ 李安山 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 (2007-1-6)
- ▶ Barry Buzan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2007-1-6)
- ▶ 石之瑜 日本认识中国崛起的思想基础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 (2007-1-6)
- ▶ 赵晓、柳阳 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 《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3-4期 (2007-1-4)
- ▶ 姜长斌 论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国际战略 《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2期 (2007-1-3)

本站的署名文章均属作者本人的观点。希望转载时，请事先与我们联系。

院首页

网站声明

会员登录

联系我们

下载中心

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opyright (C) 2002-2008 中企动力提供技术支持 请使用1024\*768分辨率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85196063 传真:010-65126180 联系本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备06059776号